



何以 为

家

航月 著

家乡

一个名字

一幅久远的画

模糊但又深刻

乡村 / 城市 北方 / 南方 漂泊 / 留守

一部属于他乡人的还乡启示录

家何以 为

航月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以为家 / 航月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 - 7 - 5095 - 6633 - 6

I. ①何… II. ①航…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9165 号

责任编辑: 张怡然
责任校对: 胡永立

责任印制: 刘春年
版式设计: 丁丁图文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010 - 64033436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9.125 印张 193 000 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6633 - 6 / I · 013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反盗版举报热线: 88190492 88190446

序 住在灵魂的村庄

乡村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上是最小的基层单位，从古至今，乡村都在文人的字里行间被赋予浓重的悲情色彩。

这种悲情色彩是情感上对乡村悲观的色彩，是生活在乡村和城市的人们从内到外体验了人生的那种悲情。

乡村还是农村的代名词，只要你告诉人们来自中国的哪个县城、哪个乡村，农民的身份就成了你一个巨大的烙印和商标，它会贴在你的脸上、手上、笑容里以及身体的每个部位。然后农民身份将区分你与他人的阶层属性，进而限定你走向城市空间的距离。

我最初记住的乡村叫“大河草湖”，这个“大河”是因为乡名叫大河乡，所以门前的河和草原也叫大河和大河的草湖。大河人管门前的草原叫草湖，因为大河将草原从中间一分为二，有湖、有草的地方

叫草湖。草湖是我最早记住的村庄的名字，之后，在我成长的时间里，所有关于村庄、家乡的概念里都有“草湖”这两个字，更多的两个字是“大河”：大河古城、大河煤矿、大河兽医站、大河水库，大河的干渠、大河的下涝坝、大河的男人、大河的女人、大河的娃娃、大河的丫头、大河的媳妇、大河的驴。这些关于大河的文字在我很小的年纪里被另一个词——“村子”代替，大河的人们从不说乡村，都以“我们村子”来代表这里。

大河人说草湖、村子的表情是有底气的、豪迈的、自信的那种，是祖祖辈辈在同一个地方有血脉、有根基、有传承的那种气场。

但村子和草湖对于我而言，还是新的。大河所有的农田、草原、戈壁、盐碱地、房子对我都是新的。村子对于一个从南方流动到大河的人来说，这种新就证明你不是本地人，不是盲流就是外地支边的。

面对老的村子，面对有模有样的老房子、老巴里坤人，支边的父母就是村子里的新户，是村子暖色气流里的庄稼地。

草湖在一年四季的变化中更换着颜色，四季的颜色：青绿、草绿、金黄、纯白。每年如此，年年如此。季节分明，年年四色，从不更改。如此，我眼里的乡村，除去固有的农村烙印外，更多的是暖色的气流。这些暖色的气流，在我 25 年的青春岁月里一直温暖着我关于农村的回忆和记忆。

父母从江苏鱼米之乡支援新疆建设到新疆东部哈密巴里坤县这个有草湖的大河乡村，他们从南方的绿色水田来到尘土飞扬、大雪压顶

的大河。他们把我的命放在了这个叫大河的草湖，把我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给了这个草湖，把我的名字给了这个草湖。

从此，我童年对南方和北方乡村最多的记忆是暖色气流里涌动的色彩，这些南方和北方乡村里混合而成的五颜六色的湖水、红色的瓦房、绿色的稻田、黄色的冬梅、青色的油菜、白色的雪以及广阔的戈壁、草原、天山山脉和一年四季里草原上的马、牛、羊的色彩，让我很小就对色彩有了更多的喜爱。

就像梵高的油画，我更喜欢他黄色基调里的麦田和描绘秋收的农人在麦田收割时的颜色，金黄的颜色刺穿我的眼睛，也刺穿我的心脏。

我的村子就在大得无边的草原上，大得无边的戈壁上，大得看不到天边云彩的蓝天下。像走在朝圣之路，我一步一叩首地用 25 年的青春靠近她、依恋她、爱她，并陪她走过她的沧桑。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安放自己灵魂的村子，这个村子是《诗经》里的河之洲，是杜甫诗里的茅屋，是陶渊明诗里的田园，是孟浩然的《过故人庄》里的田家，是余光中诗里的乡愁。

每个村子都把最初原味的记忆让祖先们一代代交接给子孙。今天，当我们处在商业化的都市回归村庄之时，那些村子有多少还是我们曾经熟悉的样子？

那些逐渐被商业吞没了灵魂的村庄将在我们身后陨落，陨落的是原来的味道、颜色、历史、文化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元素。

我生在草原，我的生命元素里有大河的草湖和大河的村子。

我大河的村子长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我小时候的枣红马在父亲去世的 10 多年里，一直为我们家做苦力，直到它成为一匹老马，无法拉车驾辕，悄然地老死在空阔的草原上，让我们找不到它死亡的痕迹。枣红马的缰绳一直挂在我们家粮食仓的墙壁上，我们看不看它，它都一直挂在那里，像文物也像断片。枣红马的魂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在所有它可以踩踏的空地上，在我们家的庄稼地里，在戈壁的梭梭柴里。

父亲 31 岁就把生命丢弃在了草原，把枣红马留给了我们。他躺在戈壁滩上，听枣红马的声音从村口一直传到戈壁深处。

我从草原出发，带着大河草原上全部的善良、勤勉、朴实，带着青草味走进城市。我身后的村子仍然淹没在草原里，像我离开时的那样，只是牛粪的数量比那时更多，野菜比那时更多。而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许多老年人守着暮年的岁月在草原上张望。

离乡的我带不走父亲的坟，也带不走枣红马的缰绳，更带不走村子里暖色的气流和向日葵一样的太阳。我带走的仅仅是在草原的村子里得到的全部恩惠，它让我在城市里生活了 20 多个年头，仍然还是一个纯粹的草原女子，一个历经岁月仍然安静如初、心地善良的草原女子。

故乡还在，灵魂可栖。从原来的村庄艰难地走向城市，在城市里游离于人群中孤独地找不到灵魂的归属，又再次一步步向曾经丢失的家园回归，曾经的乡愁都成了一份过时的深刻的追忆。

我把离开草原后在城市的路途中，用回望写下的关于我的草原和村庄，以及我旅行游历中写下的中国南方和北方村庄的文字整理成一本纪实的乡村散文集《何以为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是我生活过的乡村，是你眼里不一样的乡村。这些乡村从我的草原出发，偶尔寻觅、偶尔发现、偶尔阅读。她们有着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色彩、不同的生命感悟。

谨将我生活过的草原里的大河，以及我的眼睛看到的、灵魂阅读过的中国乡村呈现在这里。那也许是你生命中曾经的河、山川、草原、田野、庄稼、食物、足迹；也许仅仅是一个名字、一幅久远的画，那画已经模糊。

目录

开篇 忧伤地逃离故乡
乡村变迁故乡

001

第一辑 我回望中的草原

一粒种子的逃离

019

住在灵魂里的村庄

025

远逝的镇西

029

食物的味道

032

村庄里的草原

035

古城里的村庄

038

城外

041

084	伊州客
081	风中的粮食
077	家门前的公路
072	流水村庄
068	白家谷
060	穿过岁月眼睛的女人
056	让一匹疯狂的草原
050	草原的颜色
047	家园的荒落
044	乡村是一种符号

第二辑 从边防哨卡生出的温柔

下马崖第一家村民商店	117
图尔干夸赞的一群人	115
如《扎尼汗的边防派出所》所派克西	111
阿不都伊瓦提眼里的兵	105
伊司马伊力记忆中的下马崖	097
嘴边的下马崖	138
荣慕墙上集体的	125
寂寞是一种坚守	120

第二辑 割不断的南方与北方

寻访山阴(下)	188
寻访山阴(中)	185
寻访山阴(上)	179
水客人生	175
小横情怀	172
黔南阅读	169
秀沙：飘满歌声的峡谷	166
青砖黛瓦背后的宏村	164
变调的粤语	157
一只从北方逃离到南方的老鼠	152
杭家村孟家村	149

第四辑 诗意在乡村泥土里生长

王洛宾音乐乡村

201

诗歌里的乡村隐士

213

灰尘里的耙耨山

217

月亮湖

221

瓷器里的乡村

225

葡萄之路

229

木质的符号和记忆

241

劳模

244

穹庐下的中国农民

263

后记 悲壮地还乡 让灵魂安放

272

开篇 忧伤地逃离 乡村变故乡

(一)

1984年冬天，在巴里坤大河，18岁的我坐在家里的火炉边，为村里的一位老人写下了一首诗，诗的名字叫《离不开的老人，走了》。当我贴好邮票粘上信封将那首诗寄往《飞天》杂志的时候，我还不能真正懂得，我写的是一首诗。

火炉照亮我18岁的青春，年轻、飞扬、简单、单纯，也照亮了冬天雪野里白茫茫的草原，草原在我背后的黑夜里发着雪光。

火炉的火也照亮了母亲从寒冷的外面带回来的消息，白家爷死了。

母亲眼含泪水，伤心欲绝。她在31岁时失去了我的父亲、她的丈夫。她对看到的村里每一个生命逝去的理解，等于丈夫一次次在她面前重新死过一回一样。村子里只要有人过世，母亲总是最伤心的一个。

这个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白家爷死在我18岁的火炉边，也死在我

酝酿着青春的血液、准备逃离草原的端口。

7岁的时候，我被邻居一声惊慌的嘶喊击中神经，“老杭没了！”然后在父亲盖棺的时候，舅舅们抱着年幼的我们跟躺在棺材里的年轻的父亲告别。躺在棺材里的父亲像睡着了一样，但任凭我们用童稚的喊叫声叫破嗓子，他也无法醒来。从此，对死亡的惧怕伴随着我从童年到成年，以至于在以后的人生里，我再也无法面对任何人的死亡场面。

40年过去了，我没有去父亲的坟头烧过一把纸钱，也没有对父亲说过我这么多年的想念。这40年里漏掉的父亲的称呼，在时光里都变成了灰暗的杂草。

18岁开始酝酿逃离也是因为村子里的死亡气息，那是一种看不见的黑暗，我身在其中，瑟瑟发抖。只要村子里有人过世，我就将在几天里无法走出家门，我害怕看见村子里到处撒散的纸钱。白色的像银圆一样的纸钱，中间剪出一个圆，那个纸钱的圆心有意无意地击中我的恐惧。

父亲死在邻居家的柴车边，柴车和墙挤破了父亲的心脏。那堵墙，我从来没敢走近过，更不敢睁着眼睛去寻找父亲留在上面的血迹，那堵墙横亘在我童年的岁月里，青黄了一个女孩的玫瑰青春。

父亲死在我7岁的白天和黑夜，我无法呼喊，也无法叫他。

给白家爷写的诗在《飞天》发表了。它是我的处女作，是我在不知道什么是诗的年龄写下的文字。而我却没有激动，也没有欣喜。

18岁还太年轻，年轻得像风一样，在村子里的旮旯拐角穿行。

还是在18岁的火炉边，我开始了寻根之路。我要回江苏老家看看父亲的村子，看看母亲的村子；是代替父亲，也是代替母亲；为了逃离看见的死亡，也为了遮蔽自己年幼的眼睛。我以为南方的田地少，无法埋葬死人。

老家的杭家村里躺着爷爷的坟，躺着杭家的祖坟。小小的坟堆掩藏在每家的田地里。孟家村舅舅家的田里躺着外公外婆的坟，小小的坟堆在田埂上若隐若现。

我远远地看见那些坟堆时，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无心地带给我南方的亲人讲述我的草原，讲述草原上的村庄。我的亲人们都没有去过新疆，他们不知道我所描述的草原是如何让母亲带着失去父亲的5个孩子长大。在我讲述的草原里，亲人们总是感叹：“也就是在新疆田多，你妈可以一个人养活5个孩子。要是在蒋垛，肯定养不活。”

我在亲人们的交流里，固执地离开了老家。回了一趟老家后，才知道父母亲带我们来到草原是多么博大，又是怎么放置我们的生命。

原来出生的地方，就是家，就是根。

(二)

20世纪80年代是乡村的断裂，也是乡村有文化的人准备逃离的断裂。这种断裂没有伤疤，只有忧伤，是文化人内心找不到安放灵魂之地的忧伤。

带着乡村的忧伤，乡村诗人、作家、文化人开始了从农村到城市

的逃离。

忧伤地逃离让乡村变为故乡，让城市成为另一个断裂的栖息之地。

90年代初，早就准备逃离的人们毅然决然地从养育了自己的故土向城市方向进发。在城市里没有方向和目标，而逃离的脚步已经无法停止。

从乡村向城市逃离，著名作家刘亮程也是其中一个。他是我在逃离我的出生地巴里坤大河后在乌鲁木齐碰到的第一个男诗人，他来自新疆沙湾。同时认识的还有来自沙湾的女作家萧云，她是刘亮程的表妹。

刘亮程住在《工人日报》社的宿舍，我跟萧云住在《新疆经济报》社的单位宿舍。当时的刘亮程每天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从报社下班后沿路去找饭吃。有时大家碰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聊自己的家乡。他和萧云聊他们的沙湾聊黄沙梁，我聊我的草原。吃完饭回宿舍，我跟萧云继续聊我们各自的乡村，我的草原就在那时变成萧云对巴里坤的向往。

夜晚，刘亮程开始写作，他的内心也开始跟城市撕裂地较劲。他坐在宿舍的破椅子上，面对没有居所、在城市亮着的灯光里没有自己家的夜晚，他用写作抵达他的灵魂。他的《城市牛哞》就是在进城后的《工人日报》社宿舍里写的。

它们并排横站在车厢里，像一群没买到坐票的乘客，东张西望，目光天真而好奇。在卡车缓缓开过的一瞬，我听到熟悉的一声牛哞，紧接着一车牛的眼睛齐刷刷盯住了我：它们认出我来了……这不是经常扛一把铁锹在田间地头转悠的那个农民吗？他